



書
詩

七經劄記

三四

□ 12
3058
2



門 12
號 3858
卷 2



七經劄記卷之三

書



崗田欽 稿

保田篤 同校
井上昇

尚書有三本，本濟南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謂之古文。尚書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書，以科斗故，稱古文。史記曰：逸書得十餘篇。儒林傳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書本傳漢書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志荀悅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

七經劄記 卷之三

精義 卷之三

獻之漢紀是也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是也漢書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者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二十九篇及百篇序一卷數之也古文非博士所治故謂之逸書後漢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作其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亾東晉元帝時梅賾乃秦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今所傳是也近儒謂之偽古文

疑孔傳古文者自宋吳才老始而偽作之說紛然蜂起學者祖分左右斷斷不休惟白田王氏云東晉所上之書雖王肅束皙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有採摭綴輯無一字無所本有斷斷不可廢者盧文弨山札記朱氏彝尊亦云是書久領于學官其書多綴輯逸書成文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有指以爲九牧之金則聽之經義考二氏之言庶幾可以止後儒之長喙與

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至明清諸儒遞有論辨其灼然可據者梅鷺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灑水出河南北

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卷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
 後朱彝尊曝書亭文集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駟
 貊之屬一條謂駒驪主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
 國號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尚書古文疏
 譴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
 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
 子所引湯誓之文皆證左分明足以徵偽作之迹矣
 朱氏彝尊又云家語附錄安國傳云安國受書於伏生
 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
 年已十五六矣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司馬

遷述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
 卒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
 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大始安國年已七十有七已與六
 十之說不相應況得曰之早卒乎攷之漢書司馬遷嘗
 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早卒
 之語豈誤記乎班固序於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
 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不列學官之故爾
 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
 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經義考
 尚書之義孔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口以傳授以其

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以尚為上古之義或然但以為伏生所知非也墨子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明是伏生以前有尚書之稱

文思安安堯典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云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堯聰明文塞晏晏又馮衍傳顯思賦云思唐虞之晏晏蓋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爾雅晏晏溫和也惠氏棟云古安晏通用如左傳安孺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也

九經古義

宅南交

同上

林氏之奇蔡氏沈以南交南方交趾之地是也墨子云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節用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無不賓服過淮南子堯立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脩務道元水經注引大傳云堯南撫交趾是其證也又家語太戴禮並說高陽之治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五帝交趾之對幽都亦可以見焉象恭滔天同上

徐氏文靖云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
十一年命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治河者皆共工也
時常問誰順吾事而驩兜云云帝謂其貌若恭順而
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徐位山盧
文昭鍾山札記主張其說余疑其說奇異後偶讀全
謝山經史問答云或問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水亦見
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答云非也
淮南子等所記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
不足據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國語太子
晉云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廩以害天下淮南之言

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
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治水以致殛則是先後
任事者而下又言四岳卽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
是共工卽四岳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
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
以史記者之則作似恭漫天滔與滔通慢與漫通六
書之例然也故孔明云滔慢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
爲傲狠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故
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
夏曹大家注滔慢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乎以

是知古人之訓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瑯琊漫抄中嘗及之。按潘岳西征賦卓滔天以大滌亦慢天之義也。又姚氏姬傳云此滔天古文尚書本作滔或詔皆欺慢意與下洪水滔天字異。惜抱軒筆記試可乃已。同上試下疑脫不字。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陳明卿史記考云洞本無用字是也。據此司馬遷所見本有不字。段玉裁尚書撰異引錢曉徵史記考異云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也。頗屬牽強。同上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同上

王氏引之云傳曰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按訓烝為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為進進治則不辭甚矣。經言以孝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為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云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後漢書章帝紀云至孝烝烝。鄧后紀云以崇陛下烝烝之孝。馬融傳云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云伏惟將軍至孝蒸蒸家語六本篇云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云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為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

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也義經

述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亦從于此說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典

大麓有二說孔傳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按孔叢

子堯既得舜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

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書論王充論衡

云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三公之位衆多竝吉如疾風

大雨正漢書莽曰予前在大麓王莽又上報于定國

云萬法之事大錄于君于定國傳皆與孔傳同蔡傳麓山

足也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

而舜不迷按尚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

迷史記使舜入山林川澤堯本紀論衡充自爲說云復

使人庶之野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惑正又云

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

雨行不迷惑吉風俗通堯禪舜入于大麓麓屬于山

者也澤是皆與蔡說同二家各非無據但孔說大錄

萬機與上百揆義重複蔡說使入山林與納百揆文

義不合皆闕穩帖惟毛奇齡引徐仲山日記謂大麓

官名特非是大錄機政之官是必當時洪水未平或

間試之作司空官有名為大麓者如周禮衡名川林
 虞名山澤之類以此乘載而遇風雨尚書廣段氏玉
 裁云內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蓋此二句亦歷試之
 事見其勤勞櫛風沐雨俗儒必欲例上文三事而訓
 為大錄萬機烈風雷雨為謎語且慎徽以下自是歷
 試條目受終乃為攝位格文祖乃為即真經文節次
 觀玩而可得者尚書撰異毛段二說近是

修五禮五玉同上

揚氏慎云班志五玉作五樂蓋既有五瑞即五玉也
 玉當作樂升庵外集升庵所引見郊祀志顏師古注五樂

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吹秋則鐘冬則磬
 也按王制曰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王制禮樂並言則此亦從漢志作五禮五樂為是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同上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句四海過密八音句此句法見
 于升庵外集然春秋繁露引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閔密八音三年
煖燠孰多白虎通亦引尚書云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四時則
 三載字屬下讀其來也尚矣

陟方乃死同上

毛氏竒齡云陟方二字世多不解一以陟為死猶云升遐也乃死二字贅矣一以陟為死猶言新陟于也則方乃死尤贅矣惟孔傳乃升道以巡狩而死于蒼梧之野此是正解而世反疑之曰道何以升則商書云若陟遐遐亦升升不必高也曰陟何以方則周書云諸侯朝于方岳又云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巡行曰陟四方曰方猶言巡方省方也尚書廣聽錄按張璠千百年眼王耕野讀書管見袁仁砭蔡編郝敬尚書辨解嘗有此說極為是家語云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五帝禮記舜死於蒼梧之野檀弓又云舜勤衆事

而野死

祭法

孟子舜卒于鳴條

千百年眼云家語何孟春注陳留縣平丘有鳴

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

國語展禽云

舜勤民事而野死

魯語

淮南子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修務訓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

下節葬史

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

五帝本紀

以上諸書雖其說小

異要之曰野死曰道死則孔傳確乎有據林氏之竒

尚書全解曰舜已禪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巡於要荒

之外而死死而葬於蒼梧之野廢八書之確徵而逞

一無驗之臆說余不信也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大禹謨

舜典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康誥云人有小罪非青乃終自為不典式爾既道極其罪時乃不可赦意與此同孔蔡二家得其義矣刑故無刑小宥過無赦大此說見鄭樵六經奧論張鼎思瑯琊代醉愈成螢雪叢說等其說雖巧非古義也

與殺其不辜寧失不經 同上

孔傳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按賈誼新書戒之戒之誅賞之慎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有罪 大政 孔傳蓋本于此然左傳云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

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襄二十六年 荀子賞不欲僭刑

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

而過寧濫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致呂氏春秋善

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

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

君子故堯之刑也 春開 據此則殺不辜是濫刑也失不

經是僭賞也孔傳雖非無據余從衆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益稷

孔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也文義殆不通然吳越春秋云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

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王越
無余外傳酈道元水經注引呂氏春秋云禹娶塗山氏女
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則其說自古
而然近時或據記文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禮
疑之然當是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聖人亦當從權
以援之是乃未易以常禮議焉

鉛松怪石

蔡傳引林氏云怪石之貢誠為可疑失考程氏大昌
云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為玩
物余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璧太湖之

石嵌空玲瓏可為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
以怪名之也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六瑞
而已也刀劍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既多則
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代足用也故玖
璵璠琇固已明用美石而砮駘瓚瑋之類則玉而雜
石亦兼用之然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
矣演繁按詩王風云貽我佩玖丘中說文云玖音九
黑石次玉衛風云克耳琇瑩淇朱傳琇瑩美石小雅
云鞞琇有珷瞻彼說文云鞞琇佩刀上飾琇石次玉
者之類所謂用石也

織皮 同上

孔傳織金罽不成義阮氏元云織金罽古本作織皮

金罽也史記集解金作今十三經校勘記按荀子注引孔傳

正作織皮今之罽也王制按勘不及之何也云入音大

雲土夢作又 同上

徐氏文靖云大雅綿之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是

雲土即雲杜史記索隱注韋昭云雲土今為縣水經

注云沔水逕江夏雲土縣東夏水自西來注之道元

云即堵口也禹貢所謂雲土夢故縣取名焉蔡傳謂

雲但土見而以作又專屬夢非也若以洪水方割土

見必記九州之大其可勝記哉禹貢會箋按國語曰楚有

澤曰雲連徒州楚語徒音塗說文云本作迆蓋土杜

迆三字通土為地名也可以徵焉然樂史太平寰宇

記云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

半出則蔡傳亦未為無據

顏厚有忸怩 五子之歌

顏厚有忸怩言雖強顏者猶有忸怩而恥也詩小雅

云巧言如簧顏之厚朱傳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言巧

荀子云厚顏而忍恥解司馬氏遷報任少卿書今交

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及以至

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文選強顏即厚顏也孔傳云顏厚色恥忸怩心愧先儒多從之然國語云君忸怩晉語是豈可以為心恥乎

說築傅巖之野說命

孔傳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按墨子云傳說衣褐帶

索傭築乎傅巖尚賢中孔所謂代者蓋緣墨所謂傭也

蔡傳築居也猶今言所居謂之上築蔡孔二家其意

蓋謂傳說之賢空無被此刑故牽強為之辭也然孟

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告子呂氏春秋傳說殷之

胥靡也求韓詩外傳傳說負土而版築楚詞說操築

於傅巖賈誼鵬鳥賦傳說胥靡王符潛夫論傳說胥

靡而井曰處虜榮論則說之為胥靡無所疑焉蓋文王

拘乎羑里傳說胥靡乎殷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

罪者也於聖賢又何傷乎

惟學遜志同上

蔡傳遜謙抑也蓋本于呂東萊書說是也論語云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伯泰虛若虛伯泰家語孔

子曰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六本是其義也孔傳

學以遜志不如蔡說有明據矣

惟敦學半同上

學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及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兌命云管數學半其此之謂乎此其義也呂東萊書王耕野讀見以為教者止說得一半學者當自得一半如舉一隅示之以三隅反之之類也是亦一說然與學記不合恐非古義也蔡氏亦譏其險巧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恭誓

林氏之奇云國語單襄公曰恭誓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云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此說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也中庸云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凶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於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入也清聖祖云蔡傳據注疏重合之義以夢卜二者為休祥之應林氏則引國語以夢卜休祥分而為三其說亦非無本廣見聞者或有取焉 書經傳

武成

武成一篇先儒以為有錯簡自劉氏啟王氏安石程子朱子各有訂正蔡氏作傳載攷定新本而謂列爵

惟五之上猶有闕文特錢氏時融堂書解仍從注疏原本謂自惟一月至受于周乃史臣撮記伐商事節左以明此書之所由作王若曰以下述武王所告群后之言至垂拱而天下治略無間隔其說明確足以闢先儒之疑林氏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旅葵

左傳宮之奇云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云民不易物惟德馨物杜注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五年孔傳言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是以易為改易之義與杜

注合是也潘子善以易為輕易朱子曰不然文集答潘子善蔡傳不敢輕易其物與潘說同非也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金滕

鄭注尚書云丕讀曰不史記魯世家後漢書隗囂傳並作負子蓋用今文尚書也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據此則有丕子之責者蓋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惟以諸侯之稱通加諸天子耳此說見惠棟九經古義及段玉裁尚書撰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同上

蔡傳辟讀曰避又曰居東避國之東也罪人斯得者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也其意謂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固未必從如不請而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故從鄭氏詩箋避居東都之說也然方是時成王幼冲天下安危係于周公一人則恐無容避居坐視致二年之久矣孔傳辟法也為以法誅三叔蓋據蔡仲之命群叔流言及致辟於管叔商云云其說與詩豳風鴉鴉篇序同似可從也然若蔡仲之命所言則不過撮舉一事

之始末言之始於流言終於致辟云爾且流言始起何由知其入耶堯典云罪疑惟輕若流言之罪嫌疑未定而遽然殺弟則殆以暴易暴也豈所以為聖人乎又馬融本辟作避則孔傳固非古義也特史記云我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此說似得之居東之為東征亦有明據史記云周公乃奉王命興師東伐二年而畢家語云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本姓三書並言二年而豳風東山詩則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者孔氏穎達謂居東實二年而行役者計之三年是也然則詩之東

征三年，卽書之。居東二年也。詩之既取，我子卽書之。罪人斯得也。故朱子詩傳亦不用鄭說也。余持此說多年後，日三復鷓鴣，且讀方望溪詩義補正，斷然從避居之說。辨具于詩鷓鴣解。而畢眾語云：周公時，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多士蔡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姜兆錫參義云：考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王曰之下。此與多方篇王曰：又曰：義例既合，而與多方篇我惟其多誥，我惟祗告爾命。上文義亦復相連錯簡無疑。九經補注七經劄記卷之三

七經劄記卷之四

下總 崗田欽 稿

保田篤同校

詩

漢書藝文志云：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孔子刪詩之說，始於司馬氏。遷曰：古者詩三千篇，去其重，取其施禮義者三百五篇。史記孔子世家按夫子言予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未嘗曰予刪詩也。則

夫子修詩而已非刪詩也夫子之修詩與其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夫子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於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夫子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益之若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夫子未嘗刪其一夏五郭公尚不欲變其辭其故何也蓋其慎也此修春秋之旨也知修春秋之旨則又知修詩之旨矣夫詩三百五篇外雖有士為祈昭等見他本者固不必益之其不敢益則其不敢刪也可知矣又金履祥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云五載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王制云天子五年一

巡守命太史陳師以觀民風前漢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周官大師教六詩曰賦曰比曰興曰風曰雅曰頌然則詩者大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掌之王朝而夫子輒取其篇章句字而刪之十分去九則是變禮易樂也又作禮樂也王制云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中庸云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若夫無其位而違王之制度夫子不必然矣故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曾不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蓋為得夫子旨矣

詩序之作說者不一鄭氏玄王氏肅以爲子夏而序中所引高子蓋戰國人且大序之說驗之經而多不合則其以爲創于子夏者非矣

大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類嚴粲詩緝鄭樵六經奧論程大昌詩論揚慎升庵外集顧炎武知錄等辨之悉矣

唐成伯瑜以爲毛公而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齊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鴉鳩衛風君子偕老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

若出於毛則安得相違戾是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則其以爲出於毛者亦無替之說也

發端一語如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之類是爲古序二句以下是爲續序此說蘇氏轍倡之王氏得臣程氏大昌李氏杼從而和之是最爲確論矣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書經籍志云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然則今之續序爲宏之攙入也粲然明白

禮記云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蓋

肇於此王應麟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采芣傷夫有
 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蟇刺奔女也黍離
 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劉安世元城
 語錄亦云少年嘗記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
 刺幽王也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石經悉本
 魯詩所著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同
 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語也而今之續序
 冗長漫衍自失古序之體是亦足以見續貂之陋也
 鄭氏樵云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
 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

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六經奧論是亦續序出於宏之

一證

全廢序者鄭氏樵王氏質而和之者朱子至其作集傳
 昌言排擊而繫之篇末然朱子同時如呂氏祖謙陳氏
 傅良葉氏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氏震篤信朱
 子而所作日抄亦伸序說則人心是非之公有不可得
 而摩滅者也揚氏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
 序遂盡變其說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亦云朱子解詩其
 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呂祖謙相爭遂改從小序則朱說
 固非持平之論也要之古序多可從續序多附會學者

以意逆志擇其善者而從之是學詩之第一義也

關雎周南

朱子集傳云關雎之詩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

而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又引匡衡之說

云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此說最為得之中庸云君子之道

造端于夫婦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

全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序卦夫夫婦之際人道

之大倫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

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所以文王御于家邦

經緯于天地亦基于此故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家邦此關雎所以冠于三百也○毛傳雎鳩

王雎也鳥摯而有別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

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按鄭說非也摯與鷺通春

秋昭十七年傳云雎鳩氏司馬也杜注鷺而有別故

為司馬此義之兼取鷺者不得如鄭所云明矣後儒

亦又多疑猛鷺之物不可以與淑女者考詩中比興

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有別皆不必泥

其物類劉勰文心彫龍云雎鳩有別故后妃方德尸

鳩貞一故夫人取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
別不嫌於鷺鳥此與得之矣不嫌於鷺鳥

卷耳同上

此蓋懷久之詩集傳因拘幽而作最得其旨矣按左
傳論官人之亟而借引之曰嗟人懷人寘彼周行能
官入也又解之曰王及公侯伯子男各居其列所謂
周行也續序遂影附之云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進賢之心而無險陂私謁之意朝夕思念至於
憂勤也是大不然周易家人六二云无所遂在中饋
貞吉斯干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婦

人之道盡于此矣又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語
憲問

夫求賢審官君相之先務綱紀四方莫大乎此若婦

人而朝夕思念為此出位之謀則所謂婦無公事休

其蠶職大雅瞻仰宗周所以亾也豈所以為太姒哉凡古

人賦詩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得據此而誤詩本義矣

兔置

續序云賢人衆多鄭箋朱傳皆從之曰兔置微賤之
人其才可用表仁毛詩或問王崇知新錄戴震詩經
補注引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
政西土服尚賢據此則赳赳武夫追本其往昔所為

而質言之也又以見舉賢之不遺微賤而得國士良

佐也

芣苢 同上

芣苢本草云令人有子陸璣以為其子治產難蓋幽

平之世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云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其躬猶

不知無生若之華云知我豈得能保其子姓乎今婦

人及暇日采之掇之以備產難惟若恐其生育之不

蕃然反三隅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皞皞之景

象洋溢乎言外矣續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

傳云芣苢車前也空懷妊矣皆得之

集傳云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

也似未盡其旨許氏伯政云書稱文王誥教小子有

正有事毋敢淫心舍力也况婦女與是以女子無故

不出中庭送迎不出門即田間之婦采蘩求桑盭彼

南畝無非事者漢有游女最非美俗惟被化而革心

漢廣所以詠也若婦人乘時無事招邀儔侶翱翔原

野采物賦詩以相樂惡足稱俗之美為化行之所致

哉詩深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周南漢廣

息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作思云經文思或作息者轉

寫之誤爾雅休陰也休求游方各為韻思皆句末辭助韓詩外傳作不可休思

召伯所茇

召南甘棠

鄭箋云召伯為上公為二伯集傳從之云伯方伯也方氏苞駁之云伯非方伯也若文王時召伯為方伯則受命稱王之說不為妄矣古者五十以伯仲詩稱召伯如春秋傳稱荀伯欒伯之類詩義補正平王之孫同何彼穠矣

毛傳平正也謂文王按古人咏歌之文多不直斥如詩中所稱辟王檇汾王韓玄王玄文人江之類是也

清高宗云國語太子晉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當時有此稱也詩義折中或云平王即平王宣曰齊侯即襄公諸兒也非矣召南雖專不文王詩然止附入西周之作豈可闌入東周以亂南與王風之部也且春秋以前王姬之嫁齊者非一人也何諸兒小白之斷斷哉

一發五紕于嗟騶虞

同騶虞

集傳云一發五紕猶言中必疊雙也然中必疊雙無一發得五豕之理是以後儒或謂射畢十二箭為一

發荷覺寮或謂每發四矢詩經要之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群若以盡物為心則於禮為過歐陽氏修以

為一發五豝五豕而一取也毛詩本義是也蓋獸雖多不

敢盡取亦見仁及物焉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意亦

相似○續序以騶虞為仁獸集傳從之按山海經云

林氏國有珍獸名曰騶虞海內北經司馬相如封禪文云

囿騶虞之珍群淮南子云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

乘以獻紂道應訓騶虞之為獸可以徵矣且麟趾騶虞

分居二南之末而章末于嗟之辭亦相似古序一以

書關雎之應一以書鵲巢之應則撰者序者之意亦

以為仁獸可知矣

嚴氏榮以為騶騶御也虞虞人也又引禮記射義云

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

則官備可知詩緝按鄭氏謂樂官備者謂騶虞云壹發

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孔疏云一發而五豝若君一求

而得五賢則是亦所謂斷章取義未得據此而誤詩

本義矣但爾雅無騶虞是為可疑嚴氏之說所以不

可廢也

栢舟邶風

續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不從

以為婦人之詩引劉向列女傳為證然向上封事論
恭顯傾陷正人又引憂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語而繼
之云小人成群亦足愠也漢書本傳此則續序之說也夫
一劉向而彼此牴牾如此則其說何足以徵乎至朱
子注孟子則亦云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盡則
集傳未為定說也要之孔叢子云孔子讀栢舟見匹
夫執志之不易也記義則續序蓋有所受也

簡兮 邶風

焦氏周說楷云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兮子貢毛詩皆
以為伶官詩申公云東兮東兮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

嘆云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
紀淮陰侯拊胸嘆云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為伍
乎毛本譌東為簡按東簡古字通用毛詩非譌故朱傳以簡傲釋
之誤矣近時清高士竒天祿識餘主張此說直截平
易似是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邶風 邶風

李氏本云狐妖邪而善媚人烏貪殘而善攫物皆不
祥而可惡者也狐色赤君大夫之服纁裳者似之烏
色黑君大夫之服玄衣者似之故以比衛之君臣也

詩說解頤欽定詩義折中亦用此說覺於比喻義最切矣

愛而不見 邶風靜女

一何氏焯云愛說文作俊彷彿也 義門讀書記

星言夙駕 邶風定之方中

姚氏姬傳云古晴字本作眊眊亦可作星若星辰字
自作壘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精明精
之謂也其星言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為勤矣若見
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為也又
爾雅四時和為通正論衡作四氣和為景星星亦今
晴故為四時氣和之名也

相鼠 邶風

關尹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 三極 韓氏愈城南聯句云
禮鼠拱而立 韓文 埤雅云今一種鼠見入則交其前足
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 蟲釋 此蓋詩人之所以起
興也若不然則凡獸皆有皮有齒有四體何必鼠哉
余於是知詩人之比興不偶然矣

芄蘭 衛風

古序芄蘭刺惠公也集傳不從而曰此詩不知所謂
按閔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注云蓋年
十五六詩所謂童子也

木瓜 衛風

古序云美齊桓公也朱子改以為男女贈答之詩其
 意蓋謂序說無史傳可徵然詩中又無見頗邪淫泆
 之意則何以知其男女相悅之辭乎子夏傳云朋友
 相贈賦木瓜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子孔叢
 義則古序亦為有據

將中子鄭風

古序刺莊公也集傳引甫田鄭氏之說云此淫奔者
 之辭徐氏文靖非之云按仲子祭仲也母踰我里踰
 過也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母折我樹杞仲子
 云母使滋蔓公曰姑待之是也畏我父母公所謂姜

氏欲之焉辟害也詩人意婉切而甫田鄭氏臆料以
 為淫奔之詩何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
 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之小木樸遯不足道喻么麼之小人隰有
 芙蕖之名華自拔於污泥之中喻修絜之君子美惡
 本不難見忽乃用捨倒置君子去之在其朝者皆小
 人耳故不見都美之賢人惟見狂人也山有喬高之
 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子隰有放縱之龍草
 縱橫而亂生喻縱恣之小人今不見充實之賢人乃

見狡獪之小子是所美非美而反以小人為君子也
 漢武帝賢公孫洪而愚汲黯唐德宗以盧杞為忠而
 以姜公輔為賣直皆是此類此說見黃氏櫛毛詩集
 解嚴氏祭詩緝與續序所美非美然之說合是矣
 毛傳狡童昭公也或云狡童之稱不可施君上按古
 語謂戲為狡獪狡非必不美之名說見于陸氏游老
 學庵續筆記又箕子麥秀之歌云彼狡童兮不我好
 今史記宋世家所謂狡童者紂也則毛傳亦非無據然不
 若黃嚴二家之興意雋永矣

風雨鄭風

清聖祖云按序風雨思君子也云云自兩漢六朝及
 唐宋諸儒皆傳其說獨至朱子斷為淫奔之詩而南
 宋諸儒率不宗其說且辨之云淫詩未見稱其人為
 君子者蓋風雨雜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雞鳴在暗
 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
 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以此見詩古說
 可通也夫詩經傳按劉峻辨命論風雨如晦雞鳴不
 止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
 子不忘敬也孔叢子記義其非淫詩亦可以徵矣

載獫豸驕秦風駟鐵

毛傳歇驕田犬也集傳從之是矣王雪山戴岷隱嚴
 華谷三家皆以為田畢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
 逸李本詩說引之非矣釋文云歇驕本又作獨獫張衡西
 京賦屬車之蓬載獫獨獫善注引毛詩亦作獫獨獫
 字皆從犬且爾雅云長喙獫短喙獨獫獸釋三家之妄
 不辨而明矣

蜉蝣掘閱曹風蜉蝣

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地解閱也謂其始生義未
 明說故集傳云掘閱義未詳按閱疑闕訛管子云北
 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山權闕穿也左氏隱元年闕地

及泉襄二十一年闕地下冰吳語闕為石擲之類是
 也掘闕謂掘穿而出於穴也又按李本詩說解頤引

王棠知新錄高宗詩義折中皆用其說但管子中未見其語蓋傳訛也

鷓鴣爾風

蔡氏書傳以此詩避東所作也從鄭說是矣按尚書
 弗避之說既出于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
 公東處于商柱耕又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秋武庚以
 殷叛周文公出居東二年則其說非始於鄭是必古
 來相傳之說也或謂方是時周公攝政天下之安危
 係公一人之身恐無由避居坐視經二年之久矣是

未必然夫周公雖避二公畢毛咸在王政何患必不行是周公宜避之一也公若不速避而仍攝政如故則潛遣姦人行逆諒闇告變則翻以流言為信而管蔡乃得以清君側為名舉義旗而西嚮矣此時周公雖聖百口何辨是周公宜避之二也去而不之他而必東者蓋公知流言必自東起其至也乃豫為救亂之事豈優游無事者哉是周公宜避之三也徵之詩書則詩曰既取我子謂誘致管蔡以謀亂方望溪詩義補正欽定詩義或謂指四國之民吳英經句說要之若既誅之後則當云既戕既賊而不宜曰取之詩又云風雨所標

搖又云無毀我室書曰未敢誚公若管蔡致辟則亂既略定何風雨漂搖之懼又何云無毀我室王已感悟又何以云未敢誚公哉朱子云弗避之說祇從鄭氏為是向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流言周公豈以言語遽然興師誅之與蔡沉手帖是蓋朱子晚年不刊之定論也

熠燿宵行 同東山

毛傳熠燿螢火也集傳更為明不定貌蓋因下文熠燿其羽也然崔豹古今注李時珍本艸綱目陸佃埤雅並云螢一名熠燿又潘岳秋興賦熠燿飛于階闥

張華勵志詩熠燿宵流李陵別蘇武詩熠燿東南飛皆謂螢火也但下文以熠燿為鮮明貌者猶小雅有鶯其羽桑孟子白鳥鶴鶴梁惠之例曹植七啓戴金

搖之熠燿亦謂此也

衆是魚矣小雅無羊

盧氏文弨云余友丁希曾謂衆乃蠛字之省說文作蠛與蚤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蚤公羊經作蠛蠛實蝗類凡池湖澤陂中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為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為蝗虫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

之今蠛不為蝗而為魚故以為豐年之徵余按此說昔人未嘗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旒是旗矣旒與旗相為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為室家漆漆義順而詞顯若云衆人化而為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而其占為豐年雖曲為之解終不似旒旗之占人人皆可領會今釋為蠛則事皆目驗義並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釋千古之疑矣鍾山札記

十經傳時卷之四

皆謂其人也但下文以

古之疑矣山

日德壽故貫彙且益之公羊

然不心蘇難之古人入皆

難其難故難無其安其而其古

秦秦壽即而國難若云衆人

時必難而小異其一限入

昔人未嘗難也而實難不

之今難不為難而為魚姑

